



· 青少版 ·

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畅销100多年的经典之作

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⁷

最后的致意

[英] 柯南·道尔 (A. CONAN DOYLE) 著

余林/译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
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

[英] 柯南·道尔 著 余林 译

⑦ 最后的致意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最后的致意 / (英) 柯南·道尔著 ; 余林译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4.7
(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: 青少版 / 高欣主编)
ISBN 978-7-5034-5092-1

I. ①最… II. ①柯… ②余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说集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30469号

责任编辑：戴小璇

封面设计： 北京高崎国际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
Beijing Guoqi International Culture Media Co., Ltd.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：www.chinawenshi.net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：100811

电 话：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（发行部）

传 真：010-66192703

印 装：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148毫米×210毫米 1/32

印 张：57

字 数：1300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148.00元（全8册）

文史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

THE ADVENTURES
OF 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

目 录

最后的致意 His Last Bow

- 2 死亡追踪
- 33 纸盒里的人耳朵
- 60 暗语揭秘
- 82 潜艇图的追查
- 115 福尔摩斯之“死”
- 131 郡主的失踪
- 153 魔鬼脚根
- 180 间谍之死

福尔摩斯探案全集
SHERLOCK HOLMES



最后的致意

寄来的包裹里有两个人的耳朵；租房的房客有不可思议的行为；一夜之间，全家人不是死就是疯，一个个神秘现象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？



死亡追踪

我从笔记本里看到这样一条记载：1892年3月底，寒风呼啸的一天，就在我们吃午饭时，福尔摩斯收到一封电报，并马上回了电。他也许在想问题，因此一直沉默着，我这样判断的原因是看到他在壁炉前站着表情很沉重。他边抽烟，边看着那封电报，接着突然转向我，眼中有种神秘感。

福尔摩斯对我说：“华生，假如用文学家的思维解释的话，‘怪诞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答：“不平常，古怪，奇怪。”

他不同意我的看法。

他说：“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意思，再深入一点，就有悲惨可怕的意思。我是因为你的那些经常折磨公众心理的文章才这么说的，我认为怪诞有更深的犯罪的含义。”

我惊奇地问：“难道电报中有这词？”

他大声读出电文：

碰见了难处理且怪诞的事，能帮助我吗？

斯考特·艾克尔斯

查林十字街邮局

我问：“是女人还是男人？”

“女人不拍这种电报，此种电报得先付回电费。另外，要是女人，她自己会来的，肯定是个男人。”

“想见见他吗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你可知道，自关押了卡鲁斯特以后，我是多没意思啊！我的大脑像部机器，没工作也不能制造产品。生活如此平凡，报纸又这样无味，咱们的生活也太可怕了。因此，无论现在有多么小的事情，我都想研究一下。听！人来了，咱们要见到他了。”



真的听到一阵脚步声。不一会儿，进来一个身材魁梧、长有花白胡子的人。从他高傲的气质和悲痛且带有怒气的脸上，可以看出，他的经历打破了他原来的宁静生活。他一坐下，便马上讲起来。

他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碰见了件又奇怪又不愉快的事，我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怪事，这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。我必须叫他们给我作出合理的解释。”

福尔摩斯很温和地对他说：“斯考特·艾克斯先生，你先坐下。请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能想到找我？”

“先生，我认为此事和警察没有一点关系。你听完此事，肯定会认为能管这件事。尽管我对私人侦探这种职业没兴趣，可是我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——”

“对，对。但是，为什么事情刚发生时你不来呢？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福尔摩斯看了一下手表。



他说：“现在两点十五了，可你是在一点左右拍的电报，如果不能一下看出你是刚醒来就有了麻烦，那么就是你肯定没注意自己的打扮。”

那人理了理蓬乱的头发，用手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你说得很对。我没想到要梳头整理，我最着急的是赶快远离那恐怖的房子。我到处去打听房子的事儿，结果呢？他们对我说加西亚先生的房租早交了，并且说威斯特里亚一切都正常。”

福尔摩斯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先生，对不起。请不要像我朋友华生一样，先说结果，这习惯不好。请你冷静点，将事情的全过程和我说一下，好吗？我真不明白什么大事能让你这样优雅的绅士，不洗脸梳头，纽扣也不扣，就跑来求助了。”

那个人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，自己看了看，觉得衣服确实不整齐。

“先生，我这种打扮的确很不好。但我还是不清楚怎么会碰见这种怪事，太难以置信了。我会将整个事件都和你说的，你听后便会明白我为什么衣冠不整了。”

他刚开始讲这个故事，就听见楼梯上有一阵喧闹，荷得森太太进来了，她后面跟着两个非常健壮有点像官员的人。我们认识其中的苏格兰场的葛莱森警长，他长得很帅，声音具有磁性，算是一名猛将了。福尔摩斯和他握了手后，他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人，他是萨里警察厅的警长贝尼斯。

他看着那个男人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们一直跟着他，结果呢，他来到你这儿了。你是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住在里街波汉公馆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们俩跟了你一上午了。”

福尔摩斯问：“你们是因为电报才跟他的吧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！我们就是因为那封电报一直跟到这儿的！”

“约翰·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请不要慌，我们就需要口供，关于阿洛依苏斯·加西亚先生，他住在厄榭附近的威特斯里亚，你和我们说一下关于他昨天死去的一些情况。”

那男人听见这话，非常慌乱，脸上毫无血色。

“什么？他死了？！”

“是的，死了！”

“如何死的？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可能是谋杀！”

“上帝啊！吓死人了！你——你是否觉得，这事和我有关系？”

“我们从他口袋中发现了一封信，从信中我们知道，你昨晚想在他那儿睡觉！”

“对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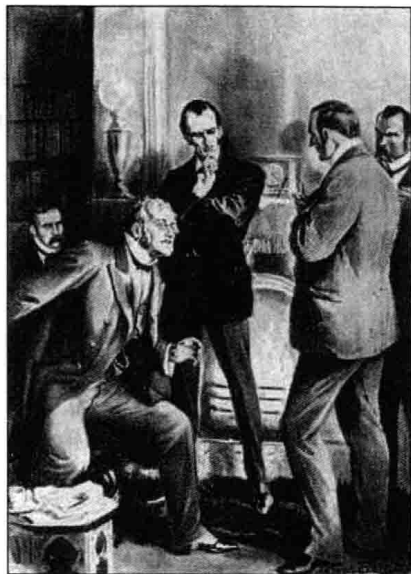
“哦？你在那儿睡了？”

他们此时取出了记录本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稍等，葛莱森警长，你们仅需口供吗？”

“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我们提醒你，有这口供我们就能控告你。”

“你们进来时，艾克尔斯先生正要和我们说这事的详细情况。华生，为艾克尔斯先生拿杯白兰地。这样，他就会把事情





说得更清楚些。先生，讲吧！别怕，你就像刚才那样，当作这儿没人，非常清楚地讲给我们听。”

他接过白兰地，一口气喝完。过了一会，他的脸逐渐有了血色。他很紧张地看了一下那个记录本，便开始和我们讲述他的经历。

他说：“我是个单身汉，特别喜欢与人来往，所以有好多朋友。麦维尔先生是个个体业的酿酒商人，在肯伯顿的阿伯麻尔楼房中住着。我不久前由他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加西亚的年轻人。我知道他是西班牙血统，和大使馆有点联系。他的英语讲得很好，特别惹人喜爱，甚至可以说，他是我见到的最英俊潇洒的男人。

“我们俩很合得来，好像他一开始就挺喜欢我。我们刚认识的那天，他还去我那儿拜访我，并且好几次让我去他家玩，因为盛情难却，我就去了，也就是昨天晚上，奥克斯肖特和厄榭间的威斯特里亚住宅。

“我去以前，他和我说过一些他家的情况。他有个很忠实的西班牙仆人，能替他照管好所有的事，这仆人是他的管家，英语也说得很好。还有一个在旅途中得到的混血种厨师，他做的菜非常好。我记得他曾和我这样说过：“萨里中心竟然有这种房子。”其实那时我和他的想法一样，尽管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奇怪。

“我坐车到了厄榭南面，那儿距厄榭两英里左右。房子后有条大路，那房子特别高大，房屋前有长满杂草的矮灌木丛，灌木丛中有条很难分辨的车道。这很明显是一所老宅子，由于很久没人修了，因此到处都很破烂。我们的马车经过了一路颠簸，沿着弯曲的小道来到大门前时，我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。大门的漆像是经历了多少世纪一样，落得一块一块的。我那时

想：我不太了解这房子的主人，这么来是否很蠢。没想到是他亲自给我开的门，并且好像非常欢迎我的到来。后来，他让一个男仆将我带进早就准备好的睡房去。这个脸黑黑的还有几分忧郁的男仆帮我拿着书包。我一进这屋，便发现这儿的气氛特别压抑。

“后来，我们就开始吃晚饭，主人看起来很殷勤，但我看得出他还有别的事。因为他有时候说话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他的眼神飘忽不定，好像没有一个让他觉得安稳的地方。他的腿在颤动，并且有时还咬指甲，一点也不专心，和我说话时东一句，西一句，看来心情很不安。我觉得那顿晚餐根本不好，主人和我说话也不投机，还有那个阴沉着脸的黑仆人，都快使我窒息了。我浑身上下都不舒服，好像透不过气来。那时候，我好想随便找个理由回家去。

“我硬着头皮吃完这顿饭，对！我们快吃完饭时，仆人送来一张纸条。也许这纸条和你们要调查的事有关，我注意到主人的每一个神情，他看完纸条就更古怪了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。他自己呆在那儿抽烟，眼睛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沉默着。我不知道纸条上写着什么，因此十一点多，我就睡觉去了。我刚躺下一会儿，加西亚就在门口问我：‘你按铃了吗？’我回答：‘没有！’房里那时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向我道歉后，就让我快睡吧，那时都快一点了。后来我就逐渐睡着了，并且一直到天亮。

“没想到，天亮以后的事更奇怪。我醒来一看表都快九点了，我昨晚告诉男仆八点叫我，他为什么不叫我呢？因此我便按铃叫仆人，可他没上来，我又按了几下，仍然没反应！我当时只认为是铃坏了，便赶忙穿上衣服去楼下洗脸，可到了楼下也没发现一个人。因此我大声喊叫，可仅有我自己的回音。我



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找人，发现只剩下了我自己，我便慌了。我记得昨晚加西亚给我指了他的房间，我赶忙去敲他的房门，仍没应答。我便推门进去了，可是从房间那整齐的被子就可看出，昨晚根本没人住。他们全走了！那些仆人、厨师，全走了！因此我只好结束了对加西亚的拜访。”

福尔摩斯听完便哈哈大笑起来，并记录下了这件事。

他说：“先生，你的经历真奇怪，你能否告诉我们，从那宅子出来后你又做了点什么？”

“我当时很生气，我觉得他们是在耍弄我。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用力关了门，便去厄榭了。经过询问打听，知道那是地产经营者爱伦兄弟的古怪别墅。因此，我想他是否是为了逃租，才这样愚弄我的。那时是三月下旬，也即快结账了，我去问了那儿的管理人，可管理人却告诉我房租早就交清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知道他是西班牙人，便去西班牙大使馆问了一下，可大使馆却不知道他，因此，我只好去找麦维尔，因为我第一次见加西亚是在他家。我看他还没我了解加西亚呢。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此时收到了你的回电，因此就来找你了，我清楚你能解决许多难题。但是，警长先生，听你说好像还有一件悲剧发生了，请告诉我，究竟是什么悲剧？我对天发誓，我的每句话都是真的，并且除了以上情况，我什么也不清楚，更别说他是如何死的了！但我愿意尽我的努力和你合作。”

“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，”葛莱森警长很友好地说，“我们的推测和你说的很吻合。可我希望你回答一个问题，你说吃饭时有仆人送来张纸条，那后来那张纸条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那时专门留意了一下，他揉成纸团后扔到火里了。”

“贝尼斯先生，还有什么要问？”

贝尼斯侦探的脸很大，不过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为它增了不少色。他的红色皮肤非常结实，人很肥胖。由于满脸皱纹，因此那双眼便非常醒目。他边笑边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变了色的折叠纸条。

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这就是那纸条。他扔时太用力了，便将纸条扔在栅栏外，因此，没烧着，被我发现了。”

福尔摩斯显露喜悦，很赞赏他这么做。

“你检查时肯定特别仔细，否则，不可能找到纸条！”

“完全正确，我确实这样做了。葛莱森先生，我可以读出它吗？”

警长点了一下头。

“纸条是种常见的米色直纹纸，无水印的痕迹，仅有整页纸的四分之一，用短刃剪刀剪了两下，最少也折了三次，并用紫蜡封口，最后很匆忙地用一种很平整的椭圆在封口压了一下，是给住在威斯特里亚的加西亚先生的。上面写道：

用咱们自己的颜色：绿色、白色。绿色开，白色关。
主楼梯，右边第七个，第一个过道。绿色的粗呢。祝成功。D.



“这肯定是女人写的信，笔头很细，可地址用另一支笔或别人写的，你瞧，字体多粗大。”

福尔摩斯赶忙看了一下说：“这纸条多奇怪，你检查得很仔细，我很佩服你的作风。按我的推断，我认为这个椭圆的封印是个很平常的纽扣，别的东西不可能是这种形状。剪刀也是那种折叠式的指甲刀。剪得很短，咱们能看清剪开地方的折痕。”

那健壮的侦探此时笑了起来。

他说：“我听了你说，才知道我观察得再仔细，仍漏了一个细节，坦白地说，我没有重视这张纸条，我只猜他们会干什么，并且和一个女人有关系。”

他们这样谈话时，斯考特·艾克尔斯坐在那儿看起来很不安。

他说：“很好，这张纸条就能证明我所说的话。可是我还想请教几个问题：加西亚先生究竟怎么了？他家出什么事了？”

葛莱森说：“至于加西亚，这很简单，今早有人看见他死了。在距他家约一英里的奥克斯肖特的一块空地上看见的，他的头被打开了花，是用沙袋或那一类东西用力打的，打死后又一直打，一直把他打成肉酱。作案既残忍又狡猾，我们根本找不到一点痕迹或线索。”

“死者身上的东西是否被抢走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斯考特·艾克尔斯先生愤怒地说：“这太——太想不到了，也太可怕了。我拜访的人无论因为什么半夜外出，却遭到了这么残酷的横祸。我和这事没一点关系，先生，你们为什么跟踪我？”

贝尼斯侦探说：“很简单。因为我们在死者口袋中发现了一封你给他写的信，信上说你昨晚要在那儿睡觉，可房间的主

人正好是昨晚死的，所以我们怀疑你。也是通过这封信，我们才知道死者是谁、住在哪儿。因此，我们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他的家，也即你昨晚住宿的地方。在那儿我们也没见到人，到处都很安静，于是我们就起了疑心。”

“我和葛莱森一个在伦敦找你，一个仔细检查那所大宅子，最后我们会面后一同来到了这儿。”

葛莱森站起来说：“艾克尔斯先生，请你现在和我们合作，去警署走一趟，写下你刚才所说的话来当供词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说：“当然可以了。但是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依旧希望你能帮我查清事实的真相，我将会非常感谢你。”

福尔摩斯转身和那位乡镇侦探说：“首先，我们来一起研究这个案子，行吗？”

“和你一块工作，我们将非常荣幸。”

“从你前面所说的，我们很佩服你敏捷的思维和清晰的条理。你能和我说说死者遇害的时间吗？你们大概认为什么时候？依据呢？”

“昨晚一点以后在下雨。我们认为他一点以前就在那儿，也即在下雨之前就死了。”

我们的当事人大叫道：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上帝啊！绝对不可能，你们记着我刚才说一点时他正与我谈话呢！”

福尔摩斯笑着说道：“是挺奇怪，但也不是不可能。”

那位侦探便问：“怎么有可能呢？你发现新情况了？”

“从咱们所知道的看，此案也不太复杂，就是有点怪怪的趣事特征。”

“我只有仔细检查过现场后，才能说出推断。贝尼斯先生，检查这房子时，除了一张纸条，你再没发现别的有趣的东西？”

这位侦探很惊奇地看着福尔摩斯。



他说：“对，先生。就像你想的一样，我发现几件很有趣的东西。我给这位先生录完口供后，再和你去那所宅子看一看，行吗？”

福尔摩斯按了一下铃：“好的。荷得森太太，麻烦你送出这几位先生，并且，让听差赶快把这封电报发出，叫他先把回电费付了。”

那几个客人分别走了，房里安静下来了。

福尔摩斯就在这一会儿的安静中静静地抽着烟。他紧锁着双眉，前倾着盯着一个地方。突然转过身对我说：“亲爱的华生，你怎么想这件事？”

“我不明白为何艾克斯斯要撒谎？”

“你怎么认为他是撒谎？”

“你看那宅子昨晚一个人也没有，我看他们是商量好杀了主人，再逃跑。”

“你的想法也有可能。但奇怪的是，如果是仆人们要害他，怎么非要在一个有客人的晚上暗杀呢？这不是成心露馅吗？”

“另外，这一个星期的其余几天，都没有客人，可他们那时候怎么不动手呢？”

我说：“对呀！他们为什么要逃呢？”

“是！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他们这样做肯定有原因。另外，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斯考特·艾克斯斯的那些话，尽管那话是真的！”

“现在，怎么解释这两种情况呢？先说那张奇怪的纸条吧，咱们如何假设呢？假如咱们听到的和假设一致，那肯定是一场阴谋，那么我们的假设就是对的。”

我急忙问：“那咱们的假设是什么呢？”

“你是否记得，当事人曾说这是一场恶作剧，咱们不能相

信这种说法，这简直是一场阴谋。”福尔摩斯微闭着眼睛在椅子上坐着。

“这事没咱们认为的那么简单，它又复杂又严重。咱们先解决这个问题吧，华生，将艾克尔斯骗到威斯特里亚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”

我问：“他们想干什么？”

“华生，别着急，仔细地逐渐研究。我奇怪的是，艾克尔斯和受害人怎么会那么在短的时间内建立很好的友谊呢？并且西班牙人较主动？”

“他这么做肯定有原因。他们刚认识的第一天，他便从伦敦的这边到那边去看望当事人，并且后来和他的关系也都很密切，这种做法很奇怪。”

“他认识艾克尔斯有何目的？艾克尔斯能替他干什么呢，并且还把他请回家？”

“你发现艾克尔斯有特殊魅力吗？他反应快？聪明？机智？全没有！那究竟什么原因呢？”。

福尔摩斯两眼发光说：“咱们当事人身上难道有哪样东西值得信赖？哦！有种东西！”

我问：“什么东西？！”

“你看，艾克尔斯是个很正統的英国人，能使另外的英国人留下很深印象，他是个人证！

“我们清楚地知道两位侦探很相信他的话，尽管他说得很不连贯。”

我问：“作为人证，他见证什么呢？”

“假设昨晚的事情不是那样的，而是另一情况，那咱们的当事人便是个很好的见证人，他能证实所有一切。华生你还有别的想法吗？”